

青 龙 湾

任怀国◎著

白山出版社

青龙湾

任怀国◎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龙湾 / 任怀国著. —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529-1120-6

I. ①青… II. ①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5790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8865926

电子信箱: 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 张永剑

装帧设计: 王 琪

责任校对: 陈加友

印 刷: 沈阳海世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 × 230mm

印 张: 16.5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9-1120-6

定 价: 35.00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巧对盐巡·····	1
第二章	蝗虫与“皇军”·····	12
第三章	姐姐没有死，只是睡着了·····	23
第四章	青龙湾之怨·····	41
第五章	投奔姥爷姥姥家·····	62
第六章	父亲做了劳工，妹妹又给了人·····	86
第七章	寄人篱下·····	110
第八章	炼 狱·····	122
第九章	愤怒的海河·····	135
第十章	死里逃生·····	151
第十一章	重返沈阳·····	166
第十二章	可怕的漩涡·····	183
第十三章	再踏童工之路·····	214
第十四章	黎 明·····	229

第一章

巧对盐巡

趁着上午天气凉爽，母亲和我又背着筐，去刮盐土了。我们每天至少要刮三次，才够两大口缸淋盐用的；今天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喜欢跟大人到野外去干活，无论干什么，都是令人愉快的。湛蓝的天空嵌着几朵白云；白云下，云雀在我们头顶上边扇动着它小小的翅膀边尽情地歌唱；布谷鸟用那浑厚的低音反复吟唱着同一首歌，好像在提醒人们切莫误了农时。大地辽阔无边，小草青翠盎然，或白、或蓝、或粉、或黄的野花开满地头、田间。

我们刮土的这块盐碱地就在道边，它已经板结，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霜。与它比邻的是麦田，尽管四周挖了排碱沟，但麦子长得依然稀稀拉拉，毫无生机。在路旁，有几棵杨树，是这一带的标志物，人们很远就能看到，它们大概是前辈在开垦这块处女地时栽种的，如今已有一尺粗了。

“龙龙，我去刮土，你在路边瞧着，若是盐巡来了，就赶紧喊我。”母亲对我说。

我心里清楚，母亲所以叫我干这种活，与其说是让我为她“站岗

放哨”，倒不如说是怕我身上弄上盐土，那样一出汗就会蛰得人痛痒难受，非得用清水冲洗干净不可了。

母亲所说的“盐巡”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刮盐土为何还要提防他们？原来，民国政府不仅沿袭了几千年来各个朝代在我国施行的食盐专卖制度，严禁私人生产和营销，否则就是犯法，而且还成立了缉私武装，经常派人背着长枪、骑着崭新锃亮的自行车到我们乡下去巡逻，逮着熬小盐或卖小盐的轻则罚款、盐被没收，重则被投入大牢，村民就把这些人称作“盐巡”。

我们那里是盐碱地，很多地块都无法种庄稼，有的即便能种，产量也是很低，仅靠两亩薄田，根本不能养家糊口。因此多年来农民便以种地打些口粮，以熬盐卖些小钱贴补家庭其他支出。如今政府不让你刮土熬盐，这岂不断了他们的生路？结果也就形成了你禁你的、我干我的，至于什么法律不法律的，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坐在路边警戒，我哪里耐得住这个寂寞？不久蝈蝈的叫声就把我吸引了过去。这些遍体通绿的小家伙不仅颜色和青草一模一样，而且非常机灵。当你循声蹑手蹑脚地摸到它们跟前时，它们的叫声便戛然而止。而当你一转身欲离去，它们又欢快地叫了起来，似在嘲笑你的无能，又似自鸣得意。待你伸过手去捕捉它们，它们便麻利地跳到草丛底下，转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玩腻了，转身走了，觉得在这种游戏中没占到任何便宜。这时它们又“咯咯”地一齐叫了起来，似在你前，似在你后，似在你左，似在你右——来庆祝它们的胜利。

我又爬到树上去捉知了。与蝈蝈相比，知了似乎老实，笨拙得多，逮起来也较容易。爬树对我来说如履平地；村里有喜鹊窝的大树几乎都被我爬过。我家门前两棵碗口粗的枣树一年不知要被我爬过多少次，有时为了摘树梢上几颗红透了的枣子，我甚至倒挂金钩，像猴子那样攀附在晃悠悠的枝头上，母亲见了竟然吓得不敢大声喊我的名字，生怕一喊惊了我从树上摔下来。

刚爬到树上，还没等我捉知了，远处忽有一道亮光闪了一下。我定睛一看，只见有四五个身穿黑色制服、骑着崭新铮亮自行车的人正沿着小路向我们这边驶来。我急忙跳下树，跑到母亲身边喊道：

“妈妈！盐巡来了！”

母亲此时已将刮好的盐土装进筐里，正打算喊我回家，一听我的话便慌忙说：

“快！到麦田里躲一躲！”

我们猫着腰，向旁边麦子长得最高、最茂密的地方跑去。待我们在地上趴下，母亲忽然想起装着盐土的筐还放在原处没有藏匿起来。

“糟了！筐还在那，怎么办？”母亲着急地说。

“我把它们拽到沟里！”我说，想站起来，跑过去。

但母亲把我按住了。她抬头看了看，此时盐巡已骑车到了麦田旁边，连说话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了。

“来不及了！再说两个筐你也拿不动！”母亲小声对我说。

我们趴在麦田里，屏住呼吸，希望这些不速之客早点离去，然而他们却停在地边动也不动了。

“你们看！那里有两个筐，一定有人在这刮盐土！”只听一个盐巡说，好像发现了什么宝贝。

“是啊！土碴儿还是新的！”另一个盐巡随声附和道。

接着，他们咋呼起来，有人甚至咔咔拉起了枪栓。

“出来！别藏了！藏也没用，我们都看见你们了！”

“妈的！再不出来爷爷就开枪了！”

也许是为了免出意外，也许是认为事已至此，躲也躲不过去了，母亲站了起来，拉着我走出了麦田。

我们和盐巡面对面地站着。他们是四个人，个个身强体壮，而且还拿着枪。我们只有两个，一个是女子，一个是黄嘴丫尚未蜕掉的男孩，我们手里唯一的“武器”是母亲那把用来刮盐土的小铁铲。我从未经历

过这种场面，开始不免有些害怕，怕他们用枪打我，怕他们欺负母亲。但此时母亲却反而显得十分镇定。

“别怕！龙龙！”母亲把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鼓励我道。

母亲镇定自若的神态驱散了我心中的恐惧。是啊！我们没偷没抢没做亏心事，仅仅在无主的土地上刮了点盐土怕什么？再说，我们虽然是弱者，但也有手有脚，有牙齿还有坚硬的头——所有这些都派上用场，如果谁敢动我们一根毫毛。

“你们在这干啥哪？”一个胖盐巡开始发问，样子活像个滚圆的屎壳郎。他一定是个官儿，因为说上句的都是他。

“刮盐土。”母亲没好气地回答，连看都不屑看这些人一眼。

“刮盐土做什么用？”那个胖子又问。

“抹锅台。”母亲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撒谎！臭娘们儿！抹锅台什么土不行？非要跑出这么远弄筐盐土？”一个又高又瘦、外表酷似刀螂的盐巡开始动粗了。

“你怎么张嘴就骂人？在家跟你妈说话也这样吗？你有什么根据说我撒谎？”母亲毫不示弱，立刻反击道。

“本来是嘛！抹锅台什么土不行？为什么非要用盐土？”一个胎毛未脱的小盐巡也插上嘴来说。

“你懂啥？用盐土抹锅台不裂缝——在我们这连三岁小孩都知道！”母亲顶了他一句。

母亲说得虽然天衣无缝，挑不出毛病，但我清楚，它们并非是真话。起初我对此也感到诧异。我们家乡崇尚诚实，对撒谎的人十分鄙视。然而在今天，在这种场合下，我倒觉得谎言比实话却显得更加可爱、更加美丽了。

“你既然不是熬盐，那你怕什么？为什么还要躲到麦田里？”那个胖盐巡又问。

“不是我怕，是孩子怕你们拿枪的。”

“你是哪个村的？”胖盐巡又问。

“大碱庄的。”母亲如实回答。

“把盐土背上，到你们村公所去！”胖盐巡命令道。

母亲原来担心他们把我们娘俩儿带到镇上或县城里去，那时回家就比较麻烦了；如今一听要去村公所，心上的这块石头也就落了地。因为村里毕竟是农民的天下，就像鱼儿回到水中一样，事情如何发展，也就不一定由几个盐巡说了算。不过我担心的是他们一旦到家搜查，一切就将露馅了。

“去呗！如果你们不怕八路的话！”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胖盐巡皱紧眉头问。

“什么意思？昨天晚上我们村里来了不少八路，直到我们娘俩出来他们还没有走。”

母亲的话让我颇为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说村里来过八路军。当然，盐巡也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带虽然名义上属国民政府管辖，但八路也常常在此出没；尽管国共两党早已宣布联合抗日，但双方却摩擦不断，刀枪相见实乃常事。

母亲说完，和我背上筐就走了，但盐巡们却站在原地半天未动。他们犹豫了，却步了。

“头，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那个胎毛未干的小盐巡胆怯地对胖子说，首先打起了退堂鼓。

“是啊！如果真碰上八路怎么办？这些人都是玩命之徒，我们拖家带口的怎能和他们比？再说，我们是盐警，又不是当兵打仗的，做好我们分内的事就行了！”那个年纪较大、满脸胡须的盐巡也说。

“这里的刁民很难惹！平时就喜欢舞枪弄棒，几乎个个身手不凡；想当年八国联军就是在这里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望风而逃的！不久前我们的几个弟兄也是在这里被他们下了家伙！”一向以“见多识广”自居的刀螂也没忘记趁此炫耀一番。

胖盐巡也害怕碰上八路。不过他想：这个娘儿们十有八九是拿话诈他，如果就这样把她放了，岂不让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我们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即使捞不到外快怎么也得弄顿酒喝啊！想到这里，便大声呵斥道：

“都给我闭嘴！如果盐巡这碗饭你们吃够了就回去！今天爷爷倒要和这群土八路会会，看看他们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盐巡们不想跟自己的头头去冒险，但又违抗不得，也就只好推着自行车，嘴里嘟嘟囔囔，脚下磨磨蹭蹭，颇不情愿地随我们向大碱庄走去。

没等进村，我们后边便跟了一大群人，其中有大人、也有孩子。孩子们起着哄，还高声唱着童谣：

黑狗子，大盖帽，

来到村边撒泡尿！

见了财主摇尾巴，

遇上穷人汪汪叫！

这些孩子喊了一遍又一遍，真是赶也赶不走、轰也轰不开，任你怎么吓唬，就是紧随不舍，把胖盐巡气得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

“刁民下的一群刁崽子！都给我滚开！”他不住地愤愤骂着。

“怎么样？知道了吧？连这里的狗都比我们城里的厉害！”那个刀螂小声对胖盐巡说。

在这群孩子当中，很多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刮盐土被抓了。于是他们“黑狗子”“黑狗子”地喊得更响、更起劲了。

“你们谁去告诉龙龙他爸一声，叫他快点到村公所来一趟。”母亲悄悄地对身边的孩子们说，目的是想给父亲捎个信，让他提前做个准

备，以免盐巡到家里搜查时被他们抓到熬盐的证据。

听了母亲的话，有几个孩子飞也似地向我们家那个方向跑去了。

进了村公所，院子里很快围满了好事的村民。这些人有意提高了嗓门大声喊着、骂着，目的无非是想让盐巡们都能听见。

“妈的！刮盐土也犯法，难道不让我们穷人活了？”

“土地是我们农民的！我愿意怎么刮就怎么刮！明天我把它刮个底朝天，看他妈谁敢管！”

“狗杂种！扛根烧火棍子有什么了不起？有种的打日本人去，跟我们老百姓耍威风算什么能耐！”

“把人赶紧放出来！不然谁也甭想离开这个村子！”

“……………”

不久，村长火急火燎地来了，他先呵斥了众人一句：“都回家干活去！围在这干什么？”然后不管人们是否动弹，便两步并作一步地径直进了屋里。

“不知警官驾到，有失远迎，还望见谅！”村长和盐巡们打着招呼。他六十多岁，留着一撮稀疏的山羊胡子，虽然头发已经斑白，但精神矍铄，在村民中威望颇高。

“你是村长？”胖盐巡坐在桌旁的木板凳上问。由于天气闷热，他已满头是汗，不得不把大盖帽摘下来当蒲扇用。

“老朽正是。”村长边回答，边推开窗户，然后再用一根木棍支起来。

“这个妇人可是你们村的？”胖盐巡指着母亲问村长。

“没错，是我们村的。”村长谦恭地回答。

“她家是否熬小盐？”胖盐巡单刀直入，开门见山。他想以这种突然发难的方式来挤兑对方的思考空间，达到弄清事情真相的目的，但老村长一进屋见了我们娘俩以及地上那两个装着盐土的筐就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因此便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不，警官，她家从来不熬这东西，我们村也没人熬这东西。”

“你在撒谎！你们村熬盐是出了名的，远近谁不知道？”刀螂又开始发话了。

“这位警官有所不知”，村长转向刀螂道，“过去我们村的的确确是这样，但现在没人敢再熬了，不信等一会儿我领诸位挨家挨户去看看。”

这么热的天没有一个盐警愿意遭这个罪。因此胖盐巡又说：“那她刮盐土干什么？”

“我们这里有个习惯：就是用盐土和泥抹火炕、抹锅台，这样也就不会开裂了。龙龙他妈：你是跟警官们怎么说的？”

村长和我母亲说的是那样相似，好像两个人事先商量过一样——这不能不令我感到惊奇。

“我也是这样跟他们说的，可他们不仅不相信，那个瘦的还张嘴就骂我！”母亲指着刀螂对村长说。

“这好办：警官们先喝点酒、吃点饭，凉快凉快，然后到村里转转——也就一目了然了！”村长说完，又冲院子里喊道：“孙贵！孙贵在吗？”

外面有人应了一声，村长接着又说：“去！杀两只鸡！准备点酒！今天我要和客人们好好喝两盅！”

院子里看热闹的人群又开始起哄，骂什么的都有：

“这帮人还请他们喝酒？！我这里有泡尿，问他们喝不喝？！”

“茅坑里还有屎橛子，拿去给他们下酒吧！”

“这群王八蛋！只有八路才能收拾他们！”

“……………”

这时父亲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他手里提把镰刀，后面还跟着爷爷、大爷、叔叔等一大家子人。小屋里顿时挤得满满的，空气也骤然紧张起来。

“怎么回事？为什么抓人？”父亲质问盐巡。

“没什么！只是一场小小的误会！”村长轻描淡写地代盐巡回答，拦住了父亲。他怕事情闹大，最后不好收拾。“你们先到外面等等，这里有我和警官谈。”

“不行！他们不放人我们决不离开这间房子！”父亲很强硬，不肯让步。

“我们一没偷、二没抢，只是刮点盐土他们就抓人，这是什么王法？”爷爷也抗议道。

这时院子里的人又开始起哄，他们大声喊着，威胁着：

“对！叫这几个人解释清楚！不然别想离开这个村子！”

“这不是抓嘛，警官只是顺便带到这里问问，了解了解情况。”村长对爷爷说，最后转向母亲，“这样吧：你们娘儿俩先回去，有事我再找你们！”

村长给父亲递了一个眼色，意思是叫他赶紧领着母亲和我离开村公所。父亲会意，便愤怒地看了胖盐巡一眼，还轻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然后一手握着镰刀，一手提着两筐盐土，与我们一起回家了。

尽管胖盐巡对村长越俎代庖的做法心怀不满，对到手的鸭子就这样被轻易放掉了感到可惜，但他也没有继续扣留我们母子的理由；他对我们刮盐土是不是真的抹锅台表示怀疑，也想到我们家实地查看查看，但天气闷热，他不愿动弹；他很怕父亲手中那把寒光闪闪、锋利逼人的镰刀，心想它一下能把人的脑袋砍下来；而聚集在院子里的那帮虎视眈眈的“刁民”又不时向他们发出威胁、恐吓，纵使自己手里有枪，也很难控制局面，弄不好还要被下了家伙，砸了饭碗。再说，他们这次出来纯粹是为了应付差事，能捞点外快就捞点外快，能混顿酒喝就混顿酒喝；如果这两样都办不到也没什么损失，何必那么较真？想到这里，也就只好顺水推舟了……

我们走后，那个叫孙贵的人急急忙忙进了院子，大声对围观的人

群说：

“八路军来了，大家没事儿都回家去！”

说完，他又跑到屋子里，对村长咬起了耳朵：

“武队长请您去一趟。”

不知是孙贵说话的声音太低，还是村长年纪大了耳朵有点背，抑或是故意装着没有听见，总之他又大声问了一遍：

“你说什么？”

“我是说——”这次孙贵的声音放大了，但仍用手遮着自己的嘴巴，对着村长的耳朵，做出一副很神秘的样子说：“八路军有个武队长叫您去一趟！”

村长假装很为难：

“你没告诉他我这里有客人吗？”

“我说了，可他们非让您去不可；说如果您不去，他们就到村里来！”

“他们现在在哪里？”

“就在村北——黄沙岗上。”

村长在听孙贵的耳语时不住地用眼瞟着盐巡，而盐巡们也都伸长了耳朵听着他俩的对话；他们的声音本来不高，且做出一副不想叫别人听到的样子，但盐巡们却听得真真切切，几乎一字不落。“坏了！村里真有八路！”——这是他们胆战心惊地做出的第一判断。怎么办？几个人的眼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胖子身上。而胖子铁青着脸，额上细密的汗珠也沁了出来。

“那好吧！你先过去告诉武队长，我马上就到！”村长对孙贵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酒菜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就是鸡还没炖烂。”孙贵出去了，村长又转向了盐巡：

“唉！这个年头真是没有办法！各路神仙都到我这个土地庙上来，

我是谁也得罪不起呀！各位稍坐，我去去就回。”

胖盐巡一看刚才还满院子是人，现在却变得鸦雀无声、空空荡荡，静得令人心里发毛；如果村长再一走，屋里就只剩下他们四个，岂不成了活靶子？因此也随即站起身，边拿靠在墙跟上的长枪，边对村长说：

“既然你们有事，我们就不等了。”

其他几个盐巡一听头头这话，也不等待命令，便抓着长枪夺门而出，率先跳上自行车，一溜烟儿地向南逃跑了。

“警官别走！酒菜这就端上来了！”村长在后边喊着。

“还他妈喝酒呢！等下次再说吧！”胖盐巡已忘了自己曾夸过“要和八路会会”的海口，也慌慌张张地骑上车，一拐弯就没影了。

“警官！帽子！”村长追到院子里，把那顶镶着白箍的黑色的大盖帽从墙头使劲扔了出去。大盖帽在空中旋转着，就像飞碟一样……

“刮土事件”就这样平息了；但作为孩子，受好奇心的驱使，我总想对那些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探个究竟。关于盐土的用途，我曾问过父母，为什么母亲说的和村长的口径如此一致？对此，他们并没有回答，而只是诡秘地一笑了之；至于“八路军进村”一说，则更是子虚乌有，根本没有这码事儿，因为当天我就问过许多小朋友，他们都使劲摇头。为弄个水落石出，我从村东到村西，从村南到村北（其中包括黄沙岗子），凡是能容身的地方我都看过，竟连个八路军的影子都没有发现。可母亲、村长和孙贵却煞有介事，难道他们事先商量好了，就像演戏一样，到时候谁扮演什么角色、该说什么台词？也许，在当时极为混乱、敏感的局势下，村民们已捉摸透了盐巡的心理，哪怕是糊弄人的，他们也会深信不疑。这就像在麦田里立个稻草人，也会把麻雀吓跑一样。

第二章

蝗虫与“皇军”

古人曾有“苛政猛于虎”的慨叹；但对农民来说，同样“猛于虎”的还有可怕的自然灾害。

我们家乡地势低洼，即使“良田”，只要往下挖一尺深就是水，褐色的像马尿似的又苦又涩的水。在这里，除了有一眼望不到边的里面长满了芦苇和蒲草的沼泽以外，还有很多河流从它旁边流过，什么青龙湾、凤河、北运河、蓟运河、潮白河、箭杆河、永定河，等等，就像一条条银色的系在大地母亲身上的丝带。在这些河里，离我们家最近的是青龙湾，它缓缓地由西北流向东南，最后经北塘入海。这是一条默默无闻、不见经传的小河，外乡人大多不知它的名字，在中国地图上也很难觅到它的踪影，但对当地人来说，它的喜怒哀乐却与人们的生活，甚或命运息息相关。

我们这里流传着许多有关青龙湾的故事。听老人讲，它原是一条黑龙，只因嫉恶如仇，耿直不阿，好打天下之不平，才激怒了东海龙王，将它与爱妻——凤河——双双赶出了龙宫，放逐到人间这块最贫瘠、荒凉、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也许是看破了红尘之故吧，平日它寡言少语，

温和恭顺，既不与入争，也不与天斗，一天到晚只是静静地流淌着，用它那甘甜清澈的琼浆玉液滋润着大地，哺育着万物，希望以此造福天下苍生。但它刚烈的性格并没有改变，人间的种种丑恶常常令它怒不可遏。那时它便卷着狂风，挟着暴雨，一路奔腾着、咆哮着，用它那滔天巨浪猛烈地拍打着瑟瑟发抖的堤岸，好像不把束缚着它的枷锁打碎、不把这污秽的世界荡平，便不能一抒胸怀。不幸的是，它每次发飙所重创的恰恰是它想要拯救的庶民……

这样的环境必然注定它灾害多多：由于地下水位过高，土质盐碱化不说，雨下多了点，就会发生洪涝灾害；而雨下少了又会旱魃肆虐，使土地龟裂，粮食颗粒无收；而当一切都风调雨顺，眼瞅着丰收在望时，想不到蝗虫又会大举来袭……

尽管我们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对她充满了依恋、感恩之情。不过平心而论，这里绝不是人类的宜居之地，而是蝗虫的乐园。它们不仅在此繁衍生息，而且以此为据点，不断向乡邻发动进攻。客观地说，在这些东西还是跳蝻的时候，它们主要活动在草丛中，与人类尚相安无事，并不危害作物，孩子们每到荒郊野外常常捉它们玩耍：捏住它们带锯齿的后腿，让它们向我们叩头、作揖。可当它们一旦长大成虫，由个体转化成集群，便开始结伙打劫，显得十分凶恶猖狂。绿油油的庄稼瞬间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农民一年的辛苦劳作也顷刻付诸东流。从此，这些小东西便与人类成为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仇敌。

听老人讲，蝗虫是由面黄肌瘦、皮包骨头的饿死鬼变成的。由于它们经常祸害百姓，被法力无边的张天师（即张道陵，原名张陵，东汉沛国丰人。曾修道于四川鹤鸣山，创五斗米道，著道书二十余篇，并以符水咒法为人治病。是道教的主要创始人，弟子们尊其为天师）捉拿到了龙虎山上。孰知这些饿死鬼十分狡猾奸诈，有天竟趁天师不备从山上逃了出来。他们翻山越岭、渡江过河，最后来到我们家乡。由于这里水草丰美，称得上人间天堂，于是摇身一变，成了一群蝗虫。它们饿极了，